

「长篇小说」
大结局

领马班马

缪传真◎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WENYI PUBLISHING AND ART

I
1247.5
6042
:3

3
「长篇小说」
大结局



领导班子

繆传真
◎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领导班子. 3 / 缪传真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9. 12
(权力)

ISBN 978-7-5399-3510-2

I. ①领… II. ①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10145 号

- 书 名** 权力:领导班子 3
作 者 缪传真
责任编辑 闻 艺
责任校对 二 木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(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出版大厦 210009)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1020 毫米 1/16
印 张 20.5
字 数 340 千
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,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3510-2
定 价 28.0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录

● 第一章 重建 >>> 001

博如神情凝重而悒郁，近距离审视洪水的破坏力，看看大自然的另一副面孔，仿佛触摸到洪魔凶恶的爪痕，抓到他的胸口，扣到他的肉里。

● 第二章 问责 >>> 016

陈强用干部，玩弄的权术是“挂鱼馋猫法”。让猫觉得，鱼不是很容易吃到的。一群猫，急得团团转，而且，只围着陈强转。

● 第三章 缘起 >>> 030

真正的爱，绽放在平凡的世界。而悲剧的胚芽，就在爱的土壤里萌生。婚姻之外的爱情，对于每一个成人都是诱人的风景。多少人在梦境中沉沦，将苦涩的泪水，悄然流入夜的黑暗。

● 第四章 透过 >>> 044

陈强没有勇气去碰这个问题。这个狰狞的问号，像一把铁钩，牵制着他，让他心中隐隐作痛。因为，不管是谁的失职，他陈强都有负领导责任。

● 第五章 疲惫 >>> 061

人人都在忙碌着，向死而生。有的人忙着生，有的人忙着死。社会，以它特有方式毁灭有权有势一族。这就是忙碌和空虚，欲望和绝望。

● 第六章 笑泉 >>> 081

博如在她背后，只轻轻地碰了一下，她立刻大叫起来，一回身，正好撞到博如的怀里，两个人顺势紧紧地拥抱在一起。一股温暖的泉水流入各自的心底，那是甜蜜的吻……

● 第七章 空转 >>> 100

我不能守株待兔，更不能坐以待毙。想到这里，博如惊出一身冷汗。跟陈强共事，许多人常常在猛然间冒汗。

● 第八章 敬神 >>> 119

陈强神情庄重地接过来，上面写着四句偈语：欲问前程问苍生，功名寿考等闲轻。金锁银灯铜为鉴，一参一觉到天明。

● 第九章 落红 >>> 138

相视久，频回首，稠人广坐饮苦酒。手未握，花已落。两厢委蛇，真心难说。拙！拙！拙！黄昏后，怕忆旧，往事迷离谁说透？人虽脱，意不豁。唤起东风，吹断情索。诺！诺！诺！

● 第十章 真假 >>> 160

红霞，这位风华卓越的女子，是这两个男人共同的伤口。她像一张典雅的七弦琴，横在他们之间，谁碰一下，都会发出与对方同频的颤音。

目录

● 第十一章 端倪 >>> 177

“摆平这狗日的！”照坤拿出了军人的气魄。于是，外贸公司的四个保安一拥而上，把萧三豹打成重伤，老婆扑上去跪地哀求。

● 第十二章 绝杀 >>> 199

孙大壮说，我教你三招终极绝杀：上灭灯，下拔根，中摘果。

● 第十三章 交响 >>> 221

中国官员，上上下下，都有一张共同的脸——焦虑！一种被悬空的焦虑！

● 第十四章 明察 >>> 242

坐在车上，陈强闷闷不乐。有关省地两级领导行踪的信息，太杂乱。领导们仿佛在跟下属下盲棋。陈强觉得自己这颗棋子，投在迷局之中。

● 第十五章 盲棋 >>> 259

省市领导，这一回在跟地方领导下盲棋。陈强过分用心，陷入迷局之中，显得异常窘迫。而博如跳出棋局，反而窥探全局，抢先一步。

• **第十六章 离骚** >>> 280

男人，最重要的品格是勇气。王文觉得，在博如身上，既缺乏保护自己尊严的勇气，又缺乏保护下属利益的勇气！

• **第十七章 决战** >>> 299

薛书记目光炯炯，一字一顿地说，“博如你记住我的话，如果这个人没有问题，组织上提拔他，是对的。如果这个人有问题，组织上异地提拔他，也是对的！”

• **尾 声** >>> 320

刘承先同志自杀了！

他是楚州市宁圩乡主要负责人。以乡长的身份，主持党政工作，是个“准一把手”。这个位置，离他梦想的党委书记之职，只有一步之遥。他却选择了用跳江的方式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

在月黑天高的夜晚，在他熟悉的通江闸门上，向浑浊的江水，奔涌的激流，恐怖的深渊，纵身一跳。

他生在水乡，长在江边，水性很好，但他没有专业跳水运动员的技巧。伴着“叭”的一声巨响，他的身体激起了大片的水花。他像一只健壮的江豚，在水中上下翻滚，搅起汨汨浪花。滔滔江水，在这个江湾徘徊，似乎要拒绝这一颗干净的灵魂。

可是，承先热烈地拥抱着江水，跟汹涌的波涛纠缠在一起，引起了一片骚动。其间，发出几声低沉而凄厉的哀鸣。也许那是向死的绝响，也许那是求生的呼号。

渐渐地，漩涡越来越小，江面上冒起一串串气泡，漂浮

着几朵泡沫。泡沫迅速破裂，如同合上一只只眼。水面恢复了平静，恢复了平滑，像梳子梳顺了秀发，继续缓缓东流。在承先入水的地方，荡漾着腐草和枯叶，弥合着太平世界。

他跳之前，没有人阻拦他。他跳之后，没有人营救他。他死之时，没有人打捞他。他要用江水洗刷自己，不愿永远沉冤，自己漂浮起来了。他太眷恋他的家乡，他的故土了，不愿随江水远走大海，葬身鱼腹。

第二天下午，在顺江而下三公里处的江滩上，他那膨胀的尸体搁浅了，他的仕途之梦也搁浅了。

他的死，让市长李博如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！

他的死，让市委书记陈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！

他的死，告诉人们，又一个干部成了书记与市长斗争的牺牲品。这事，还得从楚州灾后重建说起……

炽烈的阳光炙烤着大地。暖烘烘的空气，拥抱着政府大楼。大楼仿佛在热力中膨胀。

高温酷暑，让整个世界颓废，万物疲软了。

市政府会议室的空调，早早就开了，凉丝丝的风，甜丝丝的茶，在科局长们的脸上，漾开了愉悦的神情。几天前，书记碰头会的信息，渗透出来，投入每个人的心湖，激起阵阵涟漪。涟漪的晕圈，正好在这会议的前奏中交错。

楚州是个国家级贫困市，用电还享受着补贴，国家承担了路损。办公室装空调，就成了奢望。电风扇“吭唧吭唧”扇出来的风，总是热的。坐到凉爽宜人的会议室，有人感叹：“唉！市长要是天天召集我们来开会就好了。”

副市长李恩富、周一民、潘桃、徐德平陆续来到会场。他们是配角，他们的人气有限，气场的穿透力不强，人们似乎没有太在意，还在窃窃私语。私语的话题，无非是这次大规模的人事变动。自然有评，有论，有赞，有叹。

恩富不喜欢下属这样涣散人心地说小话，吐杂音。他呵呵一笑，高调说：“会还没开，博如市长还没作主题讲话，大家就开始热烈讨论啦！”

这时，财政局长郝之江跌跌撞撞地进来。恩富指了指身旁的座位：“之江，来，坐这边。”

之江摇摇头：“离领导太近，我恐高！”

大家又笑了。恩富说：“这就是对开会迟到的惩罚。”

之江抬腕看看表，又抬头瞅瞅墙上的石英钟，嘟囔着：“我没迟到呀。”

有人说：“你给市长管钱，是市长的贴身小棉袄，本来就离市长最近。”

又有人说：“是啊，应该找准自己的位置嘛。”

之江没有理会。同样是科局级干部，也分三六九等，有的小局长，之江连眼梢都不屑于夹他。他拍了拍农业局长彭涛的肩膀，两个人凑到一起，商量起种子基金问题来。

恩富满面红光，微笑着：“不光是个人，部门也要找准自己的位置。市委和政府，也是各就其位，各司其职，各负其责。政府的主要工作是经济社会发展。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今年政府工作各项指标上。”

会场上稀稀拉拉地肃静下来，恩富道：“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。这是没有法子的事。洪水来了，圩口破了，现在，老百姓要吃饭，政府不能不管。当前，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，关注宏观经济运行，启动微观经济活力。熄火的窑门要添炭，不转的机器要加油。”

恩富大处着眼，就是要截断私语，弘扬正气，导入正题，言归正传。他在为博如的出场，鸣锣吹气。

博如准时出现在会场上。他是今天这台戏的男一号。他朝几位不常见到的科局长点点头，然后，扫视全场：“看来，今天不需要点名了。那就开始吧。今天的会议分两段，第一段在室内，第二段到现场。我们选择了一口溃破的大圩。请大家去看看，开开眼界！瞧瞧老百姓是怎么在生活。”

“选的是哪个圩？”他把目光抛向水利局长陈文树。

“广济圩。”

“好，广济圩。同志们，三十万亩大圩，二十万人口的生息之地，曾经让我们引为自豪的粮仓。现在一片泽国，老百姓住在庵棚里。去年一个冬天的积蓄，今年一个春天的劳动，一年中半数的生产资料投入，大圩里满垄满畦的夏季作物，毁于一旦！”

博如痛惜地握紧拳头。会场上笼罩着悲凉的调子。这是他的强项，喜欢把政治戏，演成情感剧。他主持会议，最讲究调动与会者的情绪，让大家跟着他的思绪走。

“惨不忍睹!”一民略带感伤地说,“我去看过。”

“圩口在水深火热之中,蒸煮了一两个月。现在,那里就像《圣经》上描写的大洪水之后的世界一样。水排空了,几乎寸草未生,需要一枝橄榄枝。抛出橄榄枝的只能是人民政府。”博如说着,侧脸看了看窗外。烈日炎炎,鸣蝉也已疲惫。他呷了一口茶,说:“现在,这个火热的天气,到现场看,也许感受更深。”

会场上,有人悄悄地皱起眉头,鄙夷地苦笑。

博如说:“到现场,一民和我去,其他几位市长处理工作吧。大水过后,百废待兴,各项工作都不能耽误。现在汇报,哪个先来……陈局长,你先说吧。”

文树的心里弥漫着一团雾,铅一般沉重的黑色的雾,但他外表异常平静。中午接到少才的电话,他放弃休息,一直在核实数据。一个老水利局长,在他即将离任的时候,他要亲手整理水灾数据。就像一个即将退役的将军,最后走向满目疮痍,尸横遍野的战场,清点士兵的遗骸一样。他感到不忍,感到不堪!

三十多年,他把全部心血,倾注在全市每一座水电站,每一口水库,每一道堤坝上。到今天,这些水利设施依然如此不堪一击。他觉得脸上无光,像一个输了的赌客一样空虚。他已经没有机会赢回本钱。

他在内心痛恨杨怀仁、陈强一伙,在关键的时候,剥夺了治水能人李博如和他的指挥权。天灾并不可怕,人祸才叫难堪。而这样的人祸,又源于一股自上而下涌来的不受约束的,洪水般的权力,源于一种不民主的僵化体制。

上天有好生之德!现在,博如回来了,他来收拾残局。亡羊补牢,犹未晚矣。他相信,干练的博如很快就会把全市灾后重建抓起来,很快就会让破圩区荒凉的土地恢复生机。眼下,抓紧抢排抢种,在夏秋之间还可以抢出一季杂粮来。有了这一季杂粮,楚州就不会有饥谨饿殍。

文树拿出稿子。博如想,你过去开会汇报,从来不要发言稿,娓娓道来,侃侃而谈,纵横捭阖,收放自如,今天怎么了?

文树没有念稿子。准备发言稿,完全是出于对工作的一份眷恋和恭敬,也许他想立此存照。他知道,今天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参加政府常务会议了。他历数了全市58口万亩以上大圩的蓄水、排涝情况,内圩堤埂加固情况。针对各圩口的墒情,建议宜种的作物。

博如和一民,各持一张表格。这是王文搜集的。文树与王文口径不同,内容

吻合。博如暗自赞赏王文的精细和主动，总是不露声色，站在市长的角度，超前考虑，供给有价值的信息。又总是站在市长的背后，观察着场面上的每一个细节。想到这个助手就要离开自己，尽管是到更重要的岗位，博如依然难以割舍。

文树话音未落，有人唱反调：“怎么排涝排到现在，西乡内河的水位，还那么深呢？”

“那是我们有意保留的。”文树胸有成竹，从容笑道，“水不能排空，因为全年降雨量大致不变，降雨在上半年，我们防止大水之后有大旱。所有水库、湖塘、沟汊里，基本都蓄满了水。秋种没有水源是不行的。在西乡，我们的重点放在水毁工程的修复上，有牢固的水利工程，水害就会变水利。”

不管什么会，哪怕再庄严，议题再沉重，会场上有女性，总会散发出那么一种温柔甜蜜的味道。

潘桃副市长薄衫轻轻，眼波脉脉，配合着会议的色调。她的眉毛描得很细，像吴道子的人物线条一样柔韧而飘逸。她看着博如，浅浅一笑。她的笑颜，映衬着她袒露的颈项上圆润的珍珠，让男人们心底亮堂起来。

她是管文教卫的，她说：“感谢水利局，在第一时间，优先把学校从洪水中拯救出来。第七次洪峰过后，灾区所有学校都复课了，孩子们的学习，基本没有耽误。中考、高考考生迎考劲头不减啊。”

“政府的作为和自然灾害一样，在孩子们心中的烙印是深刻的！”博如点点头，将目光投向下一个人。

卫生局长唐继舟，接到博如投射而来的目光，打开稿子，汇报了药品采购，灾区饮用水消毒剂分配情况。唐局长说：“现在呀，农村流行病主要就是腹泻，疟疾不多见了，流感也不多。”

他有点悲天悯人，叹息道：“唉！还是人的素质不行。这么多年的爱国卫生运动，我们的百姓，还是没有养成科学的卫生习惯。我们派人在全市各地抽样监测了一下，农村地区水、食品、蔬菜等等，大肠杆菌严重超标。特别是O-157，那么多，这还了得！”

博如皱了皱眉头，在本子上勾画着自己的讲话提纲。

继舟继续说：“我们随便抽样化验了农村的几口池塘的水，细菌总数都是城里自来水的百倍。这要是在国外，怕是早就出人命了。中国人生命力真强！这一点，

不能不令我们自豪。发达国家，人的肠胃功能就不如我们。你像美国，菠菜里的大肠杆菌超标，竟然吃死了人！”

看到有人露出惊诧的目光，继舟觉得遇到知音，越发有了兴致，索性天马行空起来。他嘿嘿一笑：“知道吗？美国佬喜欢吃菠菜。为什么喜欢吃菠菜呢？我们都知道，人到中年，钙流失很严重。一般补钙都没有效果。你像喝牛奶呀，炖骨头汤呀，都不能很好地吸收。美国人发现吃菠菜有利于钙沉积。小孩喜欢看动画片《大力水手》。大力水手说，我力大无比，因为我喜欢吃菠菜。哪知道，因为菠菜卫生不达标，出了大问题！”

“什么问题呢？”

继舟眉飞色舞地说：“几个老太太，吃菠菜吃死！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？惊动了美国国会。参众两院召开听证会，叫健康与人类服务部，也就是卫生部的部长去解释……”

博如笑笑说：“继舟，几个洋老太，死也就死了，美国国会的听证会，以后有时间再开吧。你能不能说说，我们怎么开展灾区卫生防疫，有什么措施？我们的口号是：大灾之年，不饿死一个人，不冻死一个人，不因灾病死一个人。这是我的心里底线！”

话头突然截断，继舟的话语逻辑出现了短路，大脑一片空白。顿了顿，他说：“这个问题，肯定没有问题，绝对没有问题。请市长放心，我们一定会确保灾后不出现大的疫病流行。”

“市乡两级医院，收治了灾区多少病人，治愈了多少人，积累了多少医药费？”博如的语气急切而简慢。

唐局长支支吾吾：“这个问题，也不存在问题。我们一定尽全力，确保不死一个人。”

博如听来，继舟的话，除了胸脯拍得“咚咚”响之外，剩下的全是“问题”。他看了看潘桃。潘副市长敏感地意识到，卫生局工作太粗糙。灾难临头，继舟根本就在云里雾里漂浮着。她说：“这样吧，继舟，明天我们一起到各乡镇医院看看。回头再跟市长作个专题汇报。”

继舟说：“好，好的！”额头上沁了一层薄汗。他博学多闻，见解新颖，但是，行政需要的是贴地行走，抓犁握锄的循吏。

博如知道潘市长脸上有些挂不住，有意岔开话题说：“老魏，制药厂今年大输液赚了多少钱？”

经委主任老魏说：“嗨，制药厂发了国难财。多灾必然多病。天气阴雨连绵，忽冷忽热，疾病滋生蔓延，呼吸道和消化道疾病大流行。现在的医生看病最简单了，不看脸色看天色，不看病人看处方，不问三七二十一，首先是两个字：吊水！所以大输液供不应求。制药厂一年利润抵得上去年三倍。”

“这样看来，去年制药厂从财政拆借的一百二十万流动资金，应该可以提前归还了。”郝之江整天在盘算着自己可支配的财力。他渴望财政丰盈，更希望资金流动。流水不腐。管钱的人，就是在资金流动中，捞到漂浮的油水。

“你这个小财主，见钱眼开，忘记了我政府的信用。讲好三年归还，干吗要提前？”博如笑着说，“我们要藏富于民。给他们一个缓冲的机会，让他们把进口的设备买回来，把抗生素的生产线运转起来。大输液利润太薄。你到工厂看看，工人在车间里战高温，斗酷暑，一瓶大输液只赚一毛钱。这样惨淡经营像资本家一样，榨取工人血汗钱，不是长久之计。”

“市长，我汇报一下种子情况吧。”彭涛主动说，“刚刚和之江局长碰了一下，资金已经到位。我们订购的种子主要是玉米、绿豆和杂交水稻。文树局长说得对。现在，水田可以撒播懒养稻，旱地点播玉米，水旱皆宜地带种植绿豆。当然，也可以间作套种……”

“种子有多少？在哪里？质量如何？”博如关切地问，他觉得，农业技术已经不是问题，别在这里上课了。

“种子贷款买了三十万斤种子，已经运回仓库。是直接由省农科院育种基地买的。种子籽粒饱满，抓在手里都油手，咬一口，咯嘣响。”彭涛得意地说。

博如笑眯眯地看着他。在这样不春不秋的季节，种子太稀罕了。

“幸亏出手早，现在已经买不到了。我们种子感觉奇货可居，想涨价哩！”彭涛说着，暗窥博如的神态。其实，想涨价的就是他自己。种子公司是农业局的下属，农业局利在其中。今年机关干部的奖金就指望它哩。他在试探博如的态度。

“不行。绝对不行！”博如斩钉截铁地说，“不但不允许他们涨价，而且，要求他们向农民赊销，到年底收成之后再付款。这中间，种子贷款的利息，财政认了。”

博如又转向大家说：“治本于农，无农不稳。我们要确保灾年不成为荒年，确

保经济不下滑。农业是基础，种子是基础的基础。这件事，我们当时早抓，抢先一步是对的。彭涛这件事干好了，我记你一功！”

彭涛咧着嘴，无声地笑笑，愉快中含着苦涩。他心想，你这个市长也太精明。凭你的明察秋毫，凭你这“记你一功”的空头支票，就让我多少白花花的银子打了水漂。我那么多兄弟们跟我干一年，我得给他们点润滑剂呀。

彭涛的心思，博如完全洞悉。博如把彭涛当做嫡系悉心培养。在农业大市，没有个贴心的农业局长，他这个市长的位置是坐不稳的。博如抬头看了看钟，说：“时候不早了，谁有话到现场再说。现在转移会场。”

“这次政府常务会，开得像中共一大，”徐德平副市长小声对潘桃说，“中途还转移会议地点哩！”

这句调侃的话有点不知好歹，不识时务，也对不起辛勤操劳的李博如。潘桃低头整理材料，装作没听见。她觉得，这个从行署商业局派来挂职的副市长，脑子二百五，说话不着调。潘桃的眼光是细腻的。她注意到，博如的精神极度疲惫。一个像博如这样工作狂的男人，如果后面没有一个知疼知痒的女人，那真是太苦了！

政府大院里，“政府内阁”一行人各怀心思，稀稀拉拉，推推让让地登上早已恭候在那里的面包车，一民在车下点人数。

文树离群站在一边，抬头看着天上的一团白云。这团云，正在缓慢地向西方推移，被偏西的太阳镶上一道金边。博如说：“看什么呢？上我的车吧。”

博如坐的是专车。他又顺手拉着一民，说：“我们在车上说说事儿。”他考虑的是小车的空调好。他尊重文树，让文树坐后面，自己坐“秘书席”。

灿烂阳光下，轿车在急驰。博如问一民：“你什么时候去广济圩的？”

“昨天下午，你交代过之后，我立马就去了。坐小船，在圩里转了一圈。”

“圩里怎么样？”

“滴滴滴！”没等一民回答，车载电话响了。

“喂——哪位？”博如拿腔拿调，高声接话。

“是我！”一个女人的声音，一个像糖一样沙沙的低沉的声音，一个让博如的心剧烈地惊悸、痉挛的声音。

天啊，是红霞，丁红霞！

“唔！”博如的声音微微颤抖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头脑里冒出来的，是对她的

爱恋，对她的渴望，对她的怨恨。市长的架子被心中的情愫摧毁了，留下的是一个男人的尴尬，情人的局促，一个坏孩子的窘迫。

“打你办公室电话，打你车载电话，打了一天！”红霞幽幽地说。

“有事吗？”博如说，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，这叫什么话？情人之间通话的唯一理由和全部理由，就是想念。

“是伍瑛嫂子电话吧？”一民在后面问。

“不是。”博如捂着话筒，回头说。

“恐怕是老太太从医院打来的。市长家老爷子刚刚做了手术，两眼一抹黑，他到现在都没捞到去医院猫一眼。”文树故作气愤地说，“你也太不像话了。这还没到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。肯定是李妈妈兴师问罪来了。你瞧，神情紧张成这样！”

“没事。你忙吧。再见！”红霞听到车上有人。她无法与博如沟通和倾诉。尽管此时，她已经知道自己可能要当教委副主任；尽管此时，她知道博如对她有天大的误会，但是，她不能不放下电话。

听着电话里“嘟嘟嘟”的忙音，博如失魂落魄，久久回不过神来。红霞，我爱你，我想你！他只能在心里亲切地抚摸着这个让他心醉，让他心碎的名字。假如一个人心中没有爱，光是整天这么奔波操劳，还有什么意思？

很奇怪，他一点也想象不出，红霞长什么样子，什么发型，什么衣着了。头脑里空了，完全空了。越是熟悉的人，在记忆里，越是无形。只有一缕缥缈的彩色的烟雾，一团混沌的灵光，紧紧地包裹着一个内核。他怀疑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个“存在”，怀疑自己与她是不是真的有那么一个浪漫的“发生”。

但是，那天清晨去找她，被她拒绝在门外。她家玄关处，那双男人的皮鞋，却清晰地印在博如的脑海里。他是谁？

世界上只有女人的柔情，可以摇撼男人的精神大厦。博如灵魂出窍，眺望远方。

“大市长，家里有急事吗？要不，你回去。我去帮你开完现场会。你放心，还有文树局长在哩！”一民关切地说。作为分管市长，他有能力主持现场会。随后，他调侃了一句：“不要紧，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去了。”

“呵呵！没事。你继续说吧！”博如笑笑。笑得好不自然。

“广济圩的事，真是一言难尽啊！”一民说。

“那么一个好地方，现在竟然糟蹋成这个样子！”文树叹息道。

车窗外传来连珠炮似的隆隆声，像一只巨大的铁球，滚动在悬空的钢板上。博如说：“怎么有闷雷？天气预报不是说最近没有雨吗？”

“这不是雷声，是前面那座山上在采石放炮。”文树说。

这一通桃花电话，把博如的心绪搅乱了，他有些恍惚。他努力地克制着，他是政府的牵头人，现在他要工作，要带着全部精力和全部感情，扑向现场，投入工作。一批人在烈日下，汗流浹背地跟着他。他要考虑到现场会上看些什么，做些什么，讲些什么。他把思绪转移到广济圩，像把一棵棵秧苗，栽到泥土里一样。

一路上，经过几个中小圩口，他们只在车上指指点点，啧啧惋惜，没有停留。

广济圩内三个乡的干部们不敢怠慢，一齐迎到大路口。如火的骄阳，烤得大地红尘滚滚。他们贴身把博如围起来，卑躬屈膝。在他们看来，重新掌权的博如市长来者不善。他一定是来调查广济圩溃破原因的。

博如与他们握手之际，说：“长话短说，简单介绍一下情况。事实都明摆着的。”

尽管有了思想准备，来到广济圩，科局长们还是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

经过两个月的淹没和浸泡，在一片凄风苦雨之中，眼看着一座座民房坍塌，一株株树木枯死。水深的地方，开船过去，只能看到露出水面的树枝。

现在，圩内的积水刚刚排空，淤泥还没有清除。稀糊的黄泥，模糊了大地，胶封了一切。几座村庄，孤零零地散落着，如同一只只落汤鸡，没精打采，又像没有抛光敷彩的泥塑一样。

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，曾经那么眷恋这希望的田野。但是，洪水彻底颠覆了他们的希望。他们不再留恋，能出去的，都出去打工了。圩里满目疮痍，一片荒凉，没有绿意，孤鸦点点，看不到人影。博如的心中蓦然腾起一股沧桑之感，黍离之悲。

在宁圩乡一段宽阔的圩堤上，搭起了几排庵棚，庵棚里住着的都是些老弱残兵。人们戏称这是“61 38 99 部队”。

千村空旷，万户萧疏，原野寥廓。远远地，在庵棚边，有人朝这边张望。博如说：“走，我们去看看。”他带头走过去。其他人只能很不情愿地尾随。

“市领导来看你们了。”宁圩乡乡长刘承先大声说。

灾民们神情木然，没有欢迎，也没有反感。哀莫大于心死。他们僵滞的表情下，掩盖着一腔怨恨。博如猫着腰，钻进一户庵棚，扑鼻而来的，是一股咸鱼的腥